

迷言蛛系列

笼鸟 Birdcage

鬼马星·著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笼鸟 / 鬼马星著. —— 南昌：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12.5

ISBN 978-7-5391-7484-6

I. ①笼… II. ①鬼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34954号

笼鸟 / 鬼马星 著

责任编辑	谈炜萍
美术编辑	彭 蕾
封面设计	主语设计
出版发行	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)
出 版 人	张秋林
经 销	全国各地书店
印 刷	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	2012年5月第1版
印 数	0001 ~ 20000册
开 本	680mm × 920mm 1/16
印 张	25
书 号	ISBN 978-7-5391-7484-6
定 价	30.00元

赣版权登字 -04-2012-108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(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服务热线: 0791-6524997)

目 录

CONTENTS

楔 子	005
1. 一个月前	008
2. 当天下午 3 点	027
3. 一个小时后	034
4. 一个约定	065
5. 不白之冤	083
6. 极品宅女	111
7. 三个帮手	154
8. 秘密行动	181
9. 私生子	207
10. 杀人狂的娱乐	215
11. 逃 亡	232
12. 又一起绑架	251
13. 露丝台球房	262
14. 移动的探头	290
15. 小镇旧事	308
16. 大搜捕	336
17. 三间地牢	357
18. 新的调查	363
19. 落 网	376
20. 面对面	384
尾 声	393

楔 子

2008年11月10日

审讯室里，一台老式录音机的磁带在转动，一阵窸窣窸窣的杂音之后，从里面传来一个女人急迫的声音：

“裴欣雨！别说那些没用的！告诉我，你能看见什么，听见什么！描述一下你所在的地方！快！”她大声道。

“我……我在一个笼子里。”

“笼子？”

“是，是的，鸟笼，他管这东西叫鸟笼！我被挂在半空中，下面是火，火……”被囚禁的女人声音里充满了恐惧。

“这是他折磨你的变态手段。还有别的吗？你能听见什么？”

“四面没有窗，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我什么都听不见，也看不见……”

这时，一个男人的笑声出现在电话那头。

“这里有最好的隔音设备。她的确什么都听不见。她所在的地方，只能看见装她的笼子……其实，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一个鸟笼。”男人得意扬扬地说道，“不知道，你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：每个人都是笼中

之鸟，有的人在笼中唱歌，有的人在笼中死亡……”

之前的女人并没有理会他，依旧急切地大声道：“裴欣雨！快告诉我，他长什么样？他多少岁！回答我！”

“他蒙着脸，他不是很老……啊……”被囚禁的女人惊叫了起来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火要烧到我了……我得……”女人突然抽泣起来，“我得告诉你一件事，我得告诉你，我……啊……火……”她哭了起来。

岳程“吧嗒”一声按下了 STOP 键。他看见坐在他对面的男人在朝他微笑。

“她现在活着。”岳程道。

男人吹了声口哨，“啊哦，小四眼的记性不错。”

“吴启南已经死了，有证据表明，陈金城和李忠也是你杀的，我们还在你的老巢发现两具干枯的男尸，就这五起杀人案，你将被提起公诉。——李怀恩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”岳程平静地问道。

对方低声笑起来。

“你能肯定就这些吗？”

岳程隔着桌子，冷漠地看着他。

“李怀恩。就我所知，死在你手里的人不计其数。坦白说，由于警力有限，我们恐怕没办法一一调查，所以，别想拿这个来跟我们谈交易。”他收拾文件，准备离开。

男人看着他的一举一动。

“假如我良心发现，愿意坦白呢？”他忽然问。

岳程抬起头，凝视着对方。

“……当然我是有条件的。假如，你让我见一个人，让他来到这里，就像你一样，坐在我的面前，我或许会，提供一点有用的线索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我想你已经猜到了。”男人朝他微微一笑，“没错，就是他。就是那个把我送进来的人。我希望你们能替他准备一杯咖啡，一块起司蛋糕。我想跟他聊聊。”

岳程盯着李怀恩的脸，手指不由自主地轻轻敲击桌面。

1. 一个月前

2008年10月10日 上午8点半

“能不能不要来烦我？”陆劲扣上衬衫扣子的时候，不经意地瞄了一眼岳程递过来的资料，“我已经金盆洗手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他道。

岳程大致能够理解他现在的心情，申请了两个月的保外就医终于被批准了，今天是他走出监狱的日子。如果不出意外，十多分钟后，他就能看见他那身怀六甲的女友邱元元，而就在本周末，他跟邱元元在家里举行一场简单的婚礼，虽然岳程没有收到请柬，但作为邱元元的朋友，几天前，他已经在电话里听到过这个消息了。所以，对于陆劲来说，今天不啻于是他重生的日子。这种时候，他不想看到或听到任何不吉利的事情，也属人之常情。

可是，这能怪谁？谁让他又一脚踏进了这潭污水？

“看看这个。”岳程不由分说地将那份资料塞到陆劲的手里。

陆劲随意翻了翻，马上还给了他。

“怎么样？”岳程问。

“我不认识这个人。”

“但他肯定认识你。要不然，他家的墙上不会贴着你的照片。”

岳程不会忘记他第一次进入被害人寓所时看到的情景。在那间面积不过 8 平方的简陋小屋里，首先进入眼帘的就是墙上贴着的那幅大照片。那张照片实际上是一份彩色的电脑打印件，大概 A3 复印纸那么大，有人用红色标记笔在照片外面画了一个醒目的大圆圈，而照片的主角，就是陆劲。

“你再好好想想。”岳程道。

“我真的从来没听说过他的名字，也没见过他。抱歉，帮不了你。”陆劲穿上他的旧夹克，走向病房门口。在过去的半年里，陆劲一直住在这间密不通风的监狱病房内养病。他敲了三下门。

门外的狱警打开了铁门。陆劲乖乖背过身去，狱警在他身后替他戴上了手铐。随后，他们沿着监狱的走廊向外走，岳程跟在他们身后。

“关仲杰，银行职员，1970 年出生，诚信银行的信贷科主任——有没有印象？”岳程问。

“没有。”

走廊尽头是存放在押犯人物品的地方。按照惯例，出狱的犯人需在这里取走自己在入狱前被扣押的物品。负责押送陆劲的警员向护栏内报了一个编号，不一会儿，就有一个身材矮胖的警员抬着一个塑料框走了出来。

“都在这里了。清点一下。”他对陆劲说。

塑料框里除了一件咖啡色的旧外套，一个旧手表、一个旧钱包和一支圆珠笔外，还有一个崭新的大麻布袋，上面印着八个大字，“重新做人，回头是岸”。为了方便陆劲查询物品，狱警替他打开了手铐。可陆劲看都没看，就将塑料框内的所有物品通通丢进了麻布袋。

“核对过了吗？”警员问他。

他点了点头。

警员递了张表格给他，“在这儿签字。”

陆劲在领取人一栏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接着，他提着那个大麻布袋在两名狱警的押送下继续向监狱大门进发。

岳程走到陆劲的身边。

“你过去曾经每个月都寄钱给你妈，你在什么银行汇的钱？”他问陆劲。

陆劲回过头来，有点不耐烦地答道：“我以为你当初查我查得很仔细呢。”

“是不是诚信银行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是工商银行。”陆劲没好气地答道，“岳程，我很想帮你，但我真的不认识他，也从没听说过他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把我的照片贴在墙上。”

这时，他们已经来到了监狱大门口。

外面在下雨。

来接陆劲的车还没到。

“元元大概就快到了。”岳程看了一下腕上的手表，“现在是8点40分，正好是交通高峰时间。”

陆劲笑了笑，“我让她不要来，她已经怀孕七个月了，还是在家等着更好。邱源答应派人来接我，所以也许……”

陆劲没说下去，不过岳程猜到他想说什么。邱元元的父亲邱源自始至终都反对女儿跟陆劲在一起。虽然目前因为拗不过倔强的女儿，暂时答应了下来，但在行动上，他向来就不怎么积极，所以，就算是今天这种日子，也难保他不会迟到。

既然接他的人还没到，岳程决定再问问他。

“在过去几年中，有没有陌生人来监狱找过你？”

陆劲温和地瞥了他一眼。

“你也知道那是监狱。哪个陌生人能随便进来找我？”

“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”

“没有。如果有的话，就只有义工金小慧，她已经被害了（详见《迷宫蛛》）。”

“除了她之外，没有其他人吗？”

陆劲正视他。

“没有。”他顿了一顿，“你在问这些问题之前，应该早就查过探视记录了。如果真有什么可疑人物探视过我，你应该会直接问我，那个人是谁？而不会在这里问‘有没有’这种问题。所以答案是——没有。没有陌生人探视过我。”

岳程忍不住叹气。他的确查过陆劲的探视笔记，自他人狱之后，除了已经被害的义工金小慧以外，还真的没有其他人探视过他。

“我只是不明白，关仲杰为什么要把你的照片贴在墙上。照你的说法，你们根本一点交集都没有。你也没在诚信银行存过钱。”

“的确没有。”陆劲加重语气道。

“这其中肯定有原因。——接你的车来了。”岳程道。他看见一辆黑色小汽车正远远朝他们这个方向开来。车速很快。他怀疑是邱元元本人在开车。虽然陆劲让她别来，但以她的个性，不来才怪呢。

事实上，在过去的几个月中，她几乎每个星期都给他打电话。

“岳程，你什么时候去那里？你去的时候可不可以帮我带点吃的给他？我买了烧鸭和鲜奶蛋糕。你知道的啦，他就喜欢吃甜的，再甜他都不觉得甜，所以我又买了巧克力和薄荷糖，你也帮我带给他好不好？对了，他那里有没有冰箱？鲜奶蛋糕吃不完一定要放冰箱……”

每次，她都说一大堆，他不得不每次都老调重弹，告诉她监狱不是度假村。陆劲的监狱病房里，没有冰箱，没有储物柜，没有电视，连窗户都没有，况且医生和监狱方面有规定，腹部中刀的陆劲在一段时间内只能吃流质，即便是流质，也必须得由监狱提供。每次听他说完，她先

是失望地叹气，接着就开始胡搅蛮缠，岳程你可不可以偷偷带进去给他？他们应该不会查你的，对不对？——他现在看到她的来电显示都有点怕了。是不是恋爱中的女人都这么傻？过去的元元可不是这样的。

“车开得可真快。”岳程道。他心想，肯定是元元，为了能早点见到情郎，她才不会把超速行驶当一回事。

陆劲望着前方，没有吭声。岳程知道他现在已经没心思听他说话了。其实，他也想早点结束这个话题，要是被元元知道，他现在正在盘问陆劲案情，肯定得挨顿骂。

“好了，我现在就不跟你多说了，你回去后再好好看看我给你的资料。”他急急地把那叠资料又递给了陆劲。

陆劲随手把资料塞进了口袋。

那辆车离他们越来越近，现在岳程看清楚那是一辆黑色桑塔纳，而且还是一辆旧车。奇怪，元元怎么会开一辆旧车？

难道为了来接陆劲，她瞒着父亲偷偷借了别人的车？

他发现陆劲也盯着那辆车在发呆。

“那是谁？”陆劲突然道。

岳程心头一紧，再朝那辆车望去，驾驶座上是一个戴墨镜的男人，虽然无法完全看清这个人的脸，但有一点他可以肯定，开车人绝对不是邱元元。而且此时，他突然注意到原先应该挂着车牌的地方，现在竟然是空的。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了他的全身。

他下意识地朝后看了一眼。就在他们身后十几米远的地方，有一堆废旧轮胎。

“陆劲，到那里去！”他用头指了指那堆旧轮胎，随后拔出了枪。

陆劲脸色阴沉地瞥了他一眼，问道：“难道你认为他是冲着我……”

“少废话！到轮胎后面去！”没等他说完，岳程就狠狠推了他一把，陆劲这才撒开腿朝轮胎处奔去。就在陆劲转身的一霎那，岳程回身举枪

瞄准了那辆车。

那辆车慢慢停了下来，可驾驶座上的男人，似乎没有下车的打算。

岳程朝身后的陆劲喊话：“陆劲，你怎么样？！”

“我没事。”

“呆在那里别动。”他冷静地命令道，接着，他慢慢靠近那辆车，并在离车两米远的地方停下了脚步。

“下车！”他用枪指了指车外，他相信车里的人能看懂他的手势。

可是，戴墨镜的男人却一动不动呆坐在驾驶座上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
“下车！”岳程再度发出命令，同时，他又朝前靠近了两步。这时，他发现副驾驶座位上有一堆拱起的黑灰色的物体。看起来很像是一堆衣服。真的是衣服吗？为什么拱得那么高？那里面会不会藏着一支枪？

他迅速瞄了一眼车把手，心想，如果这男人一直没反应，那就只能亲自动手了。现在所有的怀疑都来自第六感，而第六感未必可靠。事实上，假如因为这辆车不是元元开的就怀疑他来者不善，那根本站不住脚。虽然，它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在陆劲出狱的时候出现，确实十分可疑，可是，也许只是巧合呢？也许他是在等别人呢？也许他跟陆劲真的毫无关系呢？而这些都必须得等这个人下车后才能问明白。

“下车！”岳程用枪把敲了敲车头。

对方仍然没反应。

这种反应缺失非常容易让人产生另一种联想——他会不会已经死了？假如是这样，那刚刚是谁在开车？难道是喝醉了？

岳程不想再等了，他决定来硬的。

他将手伸向车把手。

就在他拉开车门的一霎那，“扑”一声闷响，车里有人朝他开了一枪，他飞快地往旁边一躲，但肩上还是中了一枪，子弹的冲击力将他震出三四步远，他像一个大沙袋般重重摔在地上，不过幸好枪仍在他手上，

他来不及细想，一回身便举枪朝那辆车射击。

“砰！”车门在关上的一霎那中了一枪。它急速地朝后退去，转动的车轮在泥地上发出一阵阵震耳欲聋的摩擦声，接着，它疯狂地朝岳程撞来。岳程慌不迭从地上打了两个滚后爬起，朝前奔去，因为车速太快，他来不及停下射击，汽车疾驰的声音追着他的脚步，他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。

“砰！”他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巨响。“砰！”又一声，这一次，他看见一个黑色的物体从他头顶飞过。是轮胎吗？一个念头在他脑中闪过。他隐约看见陆劲已经抡起了第三个轮胎，虽然它不足以砸烂那辆车，但当它突然出现在车轮前方的时候，仍然是个不可忽视的障碍物。岳程感觉身后的车速明显减缓，他立刻乘机转过头，迎面朝它开了两枪。

“砰砰！”车窗玻璃全碎了。

黑色桑塔纳歪歪扭扭地朝前开了七八米，猛然停住。

岳程正想奔过去看个究竟，这时，一辆摩托车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冲了出来，飞也似的开到那辆桑塔纳前面停下，车门开了，从副驾驶座上滚出一个五短身材的男人，他飞快地跳上了摩托车。岳程这才看清那是一个侏儒。原来刚刚副驾驶座上的那堆东西，其实是一个人，只不过，他故意把脸埋在了座位上。这么做的目的，无非只有一个——偷袭那个试图打开车门的人。岳程刚刚就是这么中枪的。

“停下！”岳程举起枪，高声喊道。

可是，他们对他的喊话置若罔闻，摩托车在向停车场外一路疾驰的时候，后车座上的侏儒还转头举枪向岳程瞄准。岳程立即先开了一枪。“砰！”侏儒的后肩中了一枪，“砰！”他的胳膊又中了一枪，考虑到对方可能是个有用的证人，岳程通常不会射击对方的要害。不过这两枪也够戗，侏儒手里的枪掉了出去，他的身体开始剧烈地在车上颤抖起来。

“妈的！别动！”摩托车手向侏儒喊道。岳程听出那是个女人。

侏儒有没有回答，他没有听见，他只看见那辆摩托车东倒西歪在原地打圈。

“砰！”岳程又朝摩托车的车把手上开了一枪，摩托车顿时失去了平衡，随即连人带车一起翻到了地上。

“哐唧唧”——监狱大门发出一阵巨响，紧接着，从里面奔出三个荷枪实弹的狱警。

“岳警官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其中一个问岳程。

“袭警，非法持枪，目前就知道这些……”他冷漠地注视着摩托车边的那两个人。那名女摩托车手已经摘下了头盔，她看上去大概四十多岁，有一张焦黑的脸和一双无神的眼睛。她坐在侏儒身边，侏儒的肩膀在流血，可她却看都没看他一眼。她没有过问他的伤势，也没有企图逃跑。她就像一个电池耗尽的电动玩具，毫无生气地呆坐在地上。岳程发现她的这张脸有几分眼熟，可他不记得在哪里见过了。

“岳警官，你中枪了。”一个狱警道。

“没事。”他道。

“我们立刻叫救护车。”那名狱警拿出了电话。

胳膊上的枪伤的确在火辣辣地痛，但岳程觉得自己还撑得住。

他忍痛握着手枪瞄准了那名侏儒。

“站起来。”他命令道。

侏儒呻吟了一声，他脸色苍白，后肩在冒血，他艰难地从地上慢慢爬了起来。一名狱警对他举起了枪。

岳程则乘机将手枪重新塞回枪套。他把侏儒上上下下搜了一遍，等他确认侏儒身上没带任何其他武器后，才开口问道：“车上的人是谁？”

侏儒咧嘴嘿嘿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你干吗不自己去看看？你可能认识他。”

岳程朝那辆车望去，戴墨镜的男人仍然坐在车里。现在他可以肯定，

这个男人不是死了，就是正处于昏厥状态。要不然无法解释他经历这番波折后还能如此“平静”。他猜想这个男人很可能是黑色桑塔纳的车主，侏儒和他的同伴劫车后便杀了他，为了掩人耳目，侏儒把他绑在驾驶座上，而真正驾驶车的人，就一直像虾米一样缩在副驾驶座上的侏儒。

“麻烦帮我看住他。我去那边看看。”岳程对那位举枪瞄准侏儒的狱警说了一句，后者朝他点了点头。

他朝那辆车走去。每走一步，他就越肯定心里的猜想，那个男人已经死了，他一定是被谋杀的车主，这毫无疑问。一般在这种情况下，就算找到车主，对破案也毫无帮助，因为很可能这个男人只不过是一个碰巧被歹徒撞上的倒霉蛋，他既不认识杀他的人，也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发生。可是，侏儒居然说我可能认识这个人。有这种可能吗？难道他不是碰巧撞了霉运？而是被精心挑选的？无法否认，岳程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。

他重新拔出枪，快步走到车边。

这时，有人在身后叫了他一声。

“岳程！”那是陆劲急迫的声音。

他连头也没回，准备去拉车门，陆劲冲上来，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。

“你想干吗？”他怒道。

“别碰这辆车，假如你不想死的话。”

他回头盯了一眼陆劲。他明白这不是玩笑。

“你最好先请求支援。”陆劲道。

“我当然会。但我要先确定他是怎么回事。”他嘴里虽然这么说，但当他瞥见陆劲的目光时，又改变了主意。他退后一步，指着不远处的侏儒问道：

“你认识那个人吗？”

陆劲没有朝侏儒看。